

(續上期)

(三) 別教者：「所謂教理智斷行位因果。別前二教，別後圓教。」亦即涅槃經說：「四諦因緣，有無量相，非聲聞緣覺所知。」蓋是獨被菩薩法也。

(四) 圓教者：「所謂圓妙——三諦圓融，不可思議；圓融——三一相即，無有缺減；圓足——

圓見事理，一念具足；圓頓——體非漸成，故名圓教。」故凡大乘經論，說大乘境界，不共三乘位次者，皆此圓教攝也。

(五) 頓教者：是佛初成道時，對大根機人說者。又是為一類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者。如宗門所謂：「明心見性，立地成佛。」華嚴所謂：「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。」觀經所謂：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」等是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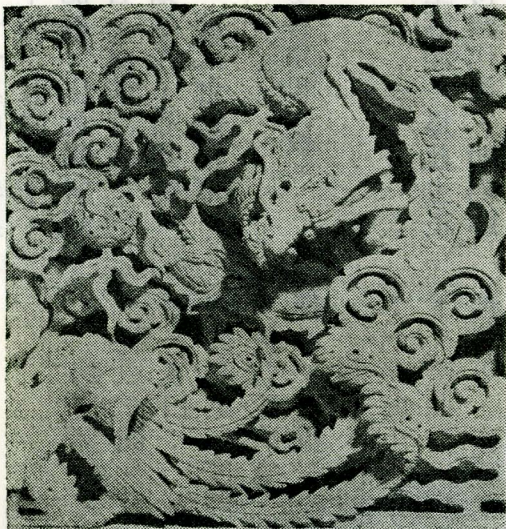
(六) 漸教者：如教觀綱宗言：「漸有二義，一漸教部，謂惟局阿含為漸初。方等為漸中。般若為漸後。二漸教相，謂歷劫修行斷惑證位次第，則華嚴亦復有之。」蓋菩薩修行，動經塵劫，必須漸漸斷惑，漸漸證真也。

(七) 秘密者：因如來三輪具不思議功德，應機說法：或對此人說頓，或對彼人說漸。雖各各得益，而彼此互不相知。故曰秘密教也。

(八) 不定者：所謂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。」蓋如來有無量神力，能令一類衆生於漸說中得頓益，於頓說中得漸益。根性不同，悟解有異，聽受同時，領會各別。故曰不定也。

天台專談止觀典籍，據要言之，則有摩訶止觀，禪波羅密，小止觀，六妙門等。其源蓋從慧文禪師，祖龍樹中論偈，而立空

天台宗普禪宗



假中三觀，體真隨緣息二邊三止。空觀順真諦，假觀順俗諦，中觀順第一義諦。或用次第三觀：從假入空，從空入假，從空假入中道。又有一心三觀：在一念心中，能具足三觀諦理。更有所謂通相三觀者：一空一切空，假中皆空；一假一切假，空中皆假；一中一切中，空假皆中。靜修法師在其妙觀初機中有曰：「夫此三觀者：一念圓照，奚有初後之殊；且言不頓彰，而次第歷然。故說時非行時，行時非說時。行起解絕，唯寂唯照，即寂而照，諸法宛然。驀直照去，則三觀任運現前。即所謂實心緣實境，實緣次第生，實實迭相注，自然入實理。奚勞次第安排，而始名三觀者哉？是以寂照相應，則終日蕩相，而終日立法。即雙照，而二邊絕待。舉一即三，言三即一。非一非三，而三而一，唯可以智照，不可以言說，是所謂不思議妙觀也。」

又有十乘觀法，即所謂：「一，觀不思議境。二，真正發菩提心。三，善巧安心止觀。四，以圓三觀破三惑徧。五，善識通塞。六，道品調適。七，對治助開。八，知位次。九，能安忍。十，離法愛。」其義甚深，限於篇幅，不能詳釋。請檢閱摩訶止觀輔行。

本空

天台六即，極談修無生觀之漸次，有普潤大師頌曰：

一、理即頌——動靜理全是，行藏事盡非；冥冥隨物去，杳杳不知歸。

二、名字頌——方聽無生曲，始聞不死歌；今知當體是，翻恨自蹉跎！

三、觀行頌——念念照常寂，心心息幻塵；徧觀諸法性，無假亦無真。

四、相似頌——四住雖先脫，六塵未盡空；眼中猶有翳，空裏見花紅。

五、分證頌——豁爾心開悟，湛然一切通；窮源猶未盡，尚見月朦朧。

六、究竟頌——從來真是妄，今日妄皆真；但復本時性，更無一法新！

台宗觀法之最廣妙者，「謂一心具十法界：一一界中，各具十界，是謂百界；百界之中，各有十如，是謂千如；五陰一千，衆生一千，國土一千，共成三千世間。以此爲能觀，以此爲所觀，則成三千妙境。十界者，四聖六凡也。十如者，出法華經：「所謂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」蓋天台宗法華，以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爲主也。」

——節錄佛學大綱之天台宗史一段。

### 禪宗綱要畧述

禪宗自達摩以上，祖師皆在印度。自慧可至慧能，爲此土正宗五祖。惟道信下曾旁出牛頭山嬾融一支，承傳數代後，即絕跡不聞。宏忍下亦曾旁出大通神秀一脈，盛行於北方，不久即消滅無餘。至末時臨濟宗亦分出二派：一曰楊歧派，二曰黃龍派。然皆數傳即絕，不能長久。獨從六祖慧能開出之南派五家，至今猶存臨濟及曹洞二宗。故作者只述南派五家開祖言行於後，以明禪宗正統，而便與台宗對照也。

禪宗亦自釋迦文佛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示衆；金色頭陀破顏微笑，妙契佛心，爲西天初祖。遞相承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，航海東來，吾國慧可，得其心印。可傳懷讓、行思。讓傳道一。一傳懷海。海傳二人：一希運，運傳義玄——臨濟宗開祖。二靈祐，祐傳慧寂——爲仰宗開祖。行思傳希遷。遷一傳藥山。山傳雲巖。巖傳良价。价傳本寂——曹洞宗開祖。希遷二傳天皇。皇傳

龍潭。潭傳雪峯。峯復傳二家。一文偃——雲門宗開祖。二傳玄沙。沙傳羅漢。漢傳文益——法眼宗開祖。即所謂臨濟，爲仰，曹洞，雲門，法眼五宗是也。

禪宗南派自慧能開宏忍說金剛經至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「即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。乃唱言曰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。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。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！」與能仁氏睹明星悟道時所言，同工異曲，故能紹降西竺釋尊，開震旦五家源流也。

### 臨濟宗

臨濟慧照禪師，名義玄。曹州，南華人，俗姓邢氏。幼穎異，長以孝聞。及落髮受具，居於講肆；精研毗尼，博涉經論。俄而，嘆曰：「此濟世醫方也，非教外別傳之旨。」即更衣游方：首參黃檗三度問佛法大意，三度被打。辭欲他去，黃檗指參大愚。於言下有省，在大愚脅下還三拳。復回見黃檗——問答次，師便掌。黃檗云：「這瘋癲漢，却來這裏捋虎鬚！」師便喝！

一日，師栽松次：黃檗問：「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一與山門作景致。二與後人作榜樣。」道了，將鑿頭打地三下。黃檗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子已吃吾三十棒也！」師又以鑿頭打地三下，作噓噓聲。黃檗云：「吾宗到汝大興！」

既得黃檗印可。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。臨濟二字，因地得名。適丁兵革，師即棄去。大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爲寺。亦以臨濟爲額，迎師居焉。在唐咸通八年，圓寂於大名府，興化寺。

問：「如何是真佛、真法、真道？」師曰：「佛者，心清淨是。法者，心光明是。道者，處處無礙淨光是。三即一，皆是空名，而無實有。如真正學道人，念念心不間斷。自達摩大師從西土來，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。後遇二祖，一言便了，始知從前虛用功夫。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。若第一句中得，與祖佛爲師；若第二句中得，與人天爲師；若第三句中得，自救不了。」

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」此不是你久停住處。無常殺鬼，

一剎那間，不揀貴賤老少。你要與祖佛不別，但莫外求。你一念心上清淨光，是你屋裏法身佛。你一念心上無分別光，是你屋裏報身佛。你一念心上無差別光，是你屋裏化身佛。此三種身，是你即今目前聽法底人。只爲不向外馳求，有此功用。據經論家，取三種身爲極則。約山僧見處不然！此三種身是名言，亦是三種依。古人云：「身依義立土據體。」論法性身，法性土，明知是光影。大德，你且識取弄光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，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；是你四大色身，不解聽法；脾胃肝膽，不解說法聽法；虛空不解說法聽法。是什麼解說法聽法？是你目前歷歷底一段孤明，是解說法聽法。若如此見得，便與祖佛不別。但一切時中，更莫間斷，觸目皆是；只爲情生智隔，想變體殊，所以輪回三界，受種種苦。若約山僧見處，無不甚深，無不解脫。道流！心法無形，通貫十方；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嗅香，在口談論，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。本是一精明，分成六和合。一心既無，隨處解脫。山僧與麼說，意在什麼處？只爲道流一切馳求心不能歇，上他古人閑機境。道流，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。十地滿心，猶如客作兒。等妙二覺，擔枷鎖漢。羅漢辟支，猶如厠穢。菩提涅槃，如繫驢轍。何以如此？只爲道流不達三祇劫空，所以有此障礙。若是真正道人終不如是。但能隨緣消舊業，任運著衣裳。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。無一念心，希求佛果。緣何如此？古人云：「若欲作業求佛，佛是生死大兆。」大德時光可惜。只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、認名認句、求佛求祖、求善知識……你只有一個父母，更求何物。你自返照看。古人云：「演若達多失却頭，求心歇處即無事。」大德，且要平常，莫作榜樣！

問：「如何是四種無相境？」師云：「你一念心疑，被地來礙；你一念心愛，被水來溺；你一念心瞋，被火來燒；一念心喜，被風來飄；若能如是辦得，不被境轉，處處用境。東涌西沒，南涌北沒，中涌邊沒，履水如地。履地如水。緣何如此？爲達四大如夢如幻故！道流，你只今聽法者，不是你四大，能用你四大。若能如是見得，便乃去住自由……有一般人向五臺山裏求文殊，早錯了也！五臺山無文殊。你欲識文殊麼？只你目前用處，始終

不異，處處不疑，此個是活文殊。你一念心無差別光，處處總是眞普賢。你一念心自能解縛，隨處解脫，此是觀音三昧法。互爲主伴，出則一時出。一卽三，三卽一。如是解脫，始好看教。」諸方言道有修有證，莫錯。設有修得者，皆是生死業。你言六度萬行齊修，我見皆是造業。求佛求法，卽是造地獄業，求菩薩，亦是造業，看經看教，亦是造業。佛與祖師是無事人。所以有漏有爲，無漏無爲，爲清淨業。有一般瞎禿子，飽吃飯了，便坐禪觀行，把捉念頭，不令現起，厭喧求靜，是外道法。祖師云：「你若住心看靜，舉心外照，攝心內澄，凝心入定，如是之流，皆是造作。」

師晚參示衆云：「有時奪人不奪境，有時奪境不奪人，有時人境俱奪，有時人境俱不奪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云：「煦日發生鋪地錦，嬰孩垂髮白如絲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云：「王令已行天下徧，將軍塞外絕煙塵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」師云：「并汾絕信，獨處一方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云：「王登寶殿，野老謳歌。」

參學之人，大須仔細，如主賓相見，便有言論往來：或應物現形，或全體作用，或把機權喜怒，或現半身，或乘獅子，或乘象王。如有眞正學人便喝，先拈出一個膠盆子，善知識不辨是境，便上他境上，作模樣，學人便喝，前人不肯放，此是膏肓之病，不堪醫，喚作客看主。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，隨學人問處卽奪，學人被奪，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客。或有學人，應一個清淨境，出善知識前，善知識辨得是境，把他拋向坑裏，學人言：「大好善知識！」卽云：「咄哉！不識好惡。」學人便禮拜，此喚作主看主。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，善知識更與重安一枷鎖，學人歡喜，彼此不辨，呼爲客看客。

問：「如何是第一句？」師云：「三要印開朱點窄，未容擬議主賓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第二句？」師云：「妙解豈容無着問，漚和爭負截流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第三句？」師云：「看取棚頭弄傀儡，抽牽都藉裏頭人。」師又云：「一句語須具三玄門，

一門須具三要，有權有用，汝等諸人，作麼生會。」

慈明三要頌曰：

- 第一要：豈話聖凡妙；擬議涉長途，擡眸七顛倒。
- 第二要：峯頂敲鍵召；神通自在來，多聞門外叫。
- 第三要：起倒令人笑；掌內握乾坤，千差都一照。

汾陽三玄頌云：

- 第一玄：法界廣無邊，森羅及萬象，總在鏡中圓。
- 第二玄：釋尊問阿難，多聞隨事答，應器量方圓。
- 第三玄：直出古皇前，四句百非外，閻氏問豐千。

洞山价問一龍山老僧曰：「如何是主中賓？」曰：「青山覆白雲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曰：「長年不出戶。」又問：「主賓相去幾何？」曰：「長江水波。」又問：「賓主相見有何言說？」曰：「青風拂白月。」

錄自古尊宿語錄及禪林僧寶傳

## 滄仰宗

袁州，仰山，慧寂，通智禪師。韶州，懷化葉氏子。年九歲，於廣州和安寺，投通禪師出家。十四歲，父母取歸，欲其婚媾。師不從，遂斷手二指，跪致父母前，誓求正法，以答劬勞。父母乃許，再詣通處，而得披剃。未登具，即遊方。初謁耽源，已悟元旨，後參滄山，遂升堂奧。耽源謂師曰：「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，共九十七個，授與老僧，乃曰：『吾滅後三十年，南方有一沙彌到來，大興此教，次第傳受，無令斷絕。』我今付汝，汝當奉持。」遂將其本過與師。師接得一覽，便將火燒却。耽滅一日問：「前來諸相，甚宜秘惜。」師曰：「當時看了，便燒却也。」源曰：「吾此法門，無人能會。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，方可委悉，子何得焚之？」師曰：「慧寂一覽，已知其意，但用得不可執本也。」源曰：「然雖如此，於子即得，後人信之不及！」師曰：「和尚若要，重錄不難。」即重集一本呈上，更無遺失。源曰：「然。」耽源上堂：師出象作此○相，以手拓呈了，却又手立。源以兩手相交，作拳示之。師進前三步，作女

人拜。源點頭。師便禮拜。師浣衲次，耽源曰：「正恁麼時作恁麼生？」師曰：「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！」師接機利物，爲宗門標準。再遷東平。將順寂，數僧侍立，師以偈示之曰：「一二三子，平日復仰視；兩口無一舌，即是吾宗旨！」至日午陞座辭衆，復說偈曰：「年滿七十七，無常在今日；日輪正當午，兩手攀屈膝！」言訖，以兩手攀膝而終，諡通智禪師。

師參滄山，問：「汝是有主沙彌，無主沙彌？」師曰：「有主。」曰：「主在甚麼處？」師從西過東立。滄異之。師問：「如何是真佛住處？」滄曰：「以思無思之妙，返思靈燄之無窮；思盡還源，性相常住。事理不二，真佛如如。」師於言下頓悟，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。

師臥次，夢入彌勒內院：象堂中諸位皆足，惟第二位空。師遂就座。有一尊者，白槌曰：「今當第二座說法。」師起立，白槌曰：「摩訶衍法，離四句，絕百非。諦聽諦聽！」衆皆散去。及覺，舉似滄。滄曰：「子已入聖位。」師便禮拜。

滄山示衆曰：「一切衆生皆無佛性。」鹽官示衆曰：「一切衆生皆有佛性。」鹽官有二僧往探問。既到滄山。問滄山舉揚，莫測其涯，若生輕慢。因一日與師言話次，乃勸曰：「師兄須是勤學佛法，不得容易。」師乃作此○相，以手拓呈了，却拋向背後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，二僧罔措。師曰：「吾兄直須勤學佛法，不得容易。」便起去。時二僧，却回鹽官。行三十里。一僧忽然有省，乃曰：「當知滄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，信之不錯。」便回滄山。一僧前行數里，因過水，忽然有省，自嘆曰：「滄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，灼然有他恁麼道。」亦回滄山，久依法席。

師夏末問訊滄山次：滄曰：「子一夏不見上來，在下面作何所務？」師曰：「某甲在下面，鋤得一片畚，下得一籬種。」滄曰：「子今夏不虛過！」師却問：「未審和尚，一夏之中作何務？」滄曰：「日中一食，夜後一寢。」師曰：「和尚今夏亦不虛過！」道了乃吐舌。滄曰：「寂子，何得自傷己命！」

(未完待續)